

私

家

秘

藏

小说百部



私家秘藏

小说百部

主编 金成浦 启明

第九十三卷

远方出版社
内蒙古大学出版社

再生缘第十五卷

第五十七回 忠孝王延师诊脉



再

生

缘

诗曰：天教绣阁出奇才，年少风流拜相台。

琴瑟无心偕伉俪，衣冠有志报涓埃。

岂因富贵倾贞节，却仗聪明避俗猜。

他日复还真面貌，箫声吹上凤凰台。

孟春二十动韶华，天气清明景物佳。丽日融融冰解冻，和风拂拂柳抽芽。初闻隔户啼娇鸟，未见当窗放杏花。踏月行歌停绮陌，观灯游女散香车。画梁间，一双紫燕营春垒；书架上，几个新蝇点碧纱。淑景澄鲜临眼媚，诗情美满入怀佳。挥采笔，重编后话有清兴；展瑶笺，再续前文布绮霞。就犹如，仙女机丝织上锦；就犹如，江生五色梦中花。词终十四今朝接，提起王亲一少华。

话说忠孝王嗟吁了一夜，直至五鼓敲残，方始朦胧睡去。王爷坐到五更天，侧卧鸳衾方始眠。一觉醒来鸡唱早，忙挑罗帐起身观。看了看，晴天有色临雕槛。听了听，雨过无声滴画檐。千岁时间心大悦，手加粉头谢皇天。

啊唷，谢天的保佑，今日晴了。忠孝王爷意内忻，于时叫起老家丁。开卧宇，启堂门，放入书僮一众人。洒扫烹茶齐伺候，请好问安共趋迎。王爷勉强支持坐，净了面，扣顶乌纱软翅中。腹饱不食双碗粥，口干惟饮一杯茗。就差僮仆临前面，打听看，



武宪王爷起未曾。自己在床呆等候，只管叫，吕忠出外看晴阴。不期辰未天已霁，亮堂堂，赤日如盆破晓云。却当十分心喜悦，早观国丈太妃临。呼爱子，唤亲生，共问宵来可略宁。这一边，捻手愁言烧未退；那一边，偎腮犹觉热将停。王爷他，强打精神应了声。

呀！又要爹爹母亲来看，孩儿是不过如此。胸满难舒粥未吞，宵来发热更加增。今朝且喜天晴了，爹爹可，早饭完时走一场。武宪王爷称晓得，我自然，拖泥带水请明堂。休性急，莫心忙，雨过天晴事可商。千岁见言忙应诺，含欢复又问端详。

啊，爹爹，那郾老师若然不肯前来，爹爹便怎么办呢？国丈闻听笑两声，为父的，自然必要请他临。老师即便相推却，我说你，命在垂危病已深。一则恳求天子救，二要来，瞻回金面死甘心。如此凄凉酸楚语，不怕明堂不到门。忠孝王爷闻父说，喜孜孜，春风大展两眉痕。

啊呀，妙呀！爹爹所言极是，总要说得利害便了。国丈连称你放怀，少不得，这回务必请他来。于时同了王妃出，舞彩宫，略略消停膳已排。

话说武宪王用过早膳，传令外厢伺候随行人役，不许扬言看病一端。然后冠带整齐，乘了朱轮辇直来梁府。国丈于时出府门，黄罗飘彩亭中。人影众，马蹄鸣，后拥前呼一路行。出了外厢营外口，车沟竟有尺余深。泥乱溅，水俱存，似涧如溪路不平。辇下朱轮均陷住，只急得，驾车使，浑身大汗湿淋淋。王亲知道难行走，叫过跟随左右人。

啊，来人过来，既是坐辇难行，快与孤家换马。亲随一听应声高，忙带龙驹向上跑。国丈抬身离了辇，脚踏上，葵花实登坐鞍鞚。玉鞭一摆朱轮退，走马要将郾相邀。也不顾，沟水半淹飞虎辔；也不顾，污泥乱溅绣龙袍。难说苦，不辞劳，竟自匆匆到相寮。



再

生

缘

话说武宪王到得梁府，已自溅湿了两袍幅的街泥。一面递鞭下马，一面就问司阍：啊门上的官儿，郇相爷在府么？那门官打了单膝儿回道：不在家，相爷一早就向阁中去了。武宪王皱着眉说道：孤家有一句话要与相爷面言，不期尚未出阁。既如此，在厅上坐等回来罢。国丈言完下马来，就叫那，门官引过进高阶。大厅坐在金交椅，饮了杯，嫩叶芽茶候转来。左盼右瞻交未刻，噹噹噹，锣声几响震官街。好显耀呀！悠悠喝道近阶前，职事分开在下轩。早听得，踏地朝靴声振振，迎风玉佩韵珊珊。仪门步入明堂相，跪倒了，纱帽官儿十二员。这一班，衣袖双垂忙进礼；那一班，低头三叩就行参。真肃静，果森严，顿首完时合口言。

启相爷得知：有武宪王爷午刻到此，在大厅上坐等相爷回来。说有一句言语，要对相爷面讲。少年元宰一闻听，皱着眉尖应了声。蟒袖飞扬登甬道，朝靴促步上高厅。忙拱手，急躬身，面带春风启口云：

啊唷唷，真正了不得！怎么老王亲相待多时了？得罪得罪，失迎失迎。家岳今朝在阁门，偏偏舍下竟无人。真得罪，失相迎，怠慢王亲武宪君。郇君言完先作礼，老国丈，忙忙接住应连声。

呀，正是，老夫在此专候。郇大人朝罢了么？国丈于时即正冠，深深施礼问寒暄。明堂礼罢忙推坐，一拱手，不等开声先就言。

啊，老国丈，这几日可是贵忙么？朝廷钦命毕姻缘，王亲府，喜事重重定不闲。国丈今朝因甚空，倒在我，寒家坐至未牌天。

啊，武宪公，不知小君侯的花烛佳期定于何日？下官知道好登堂，贺贺喜，花烛筵中扰几觞。昨日偏偏天又雨，竟未曾，差人到府问端详。



咳！街道淋漓，怎么又要王亲屈驾。此刻多应跨马来，袍服上，斑斑尽是湿尘埃。不知光降因何故，老王亲，见教之言请示来。郾相言完微欠体，武宪王，忙忙起立告三台。

啊郾大人，老夫有一句不知进退的话，要冒渎大人的台座，未知保和公用午膳未曾？明堂听说暗疑心，欠欠身子道已吞。武宪王爷忙出座，呵腰举手作殷勤。眉惨淡，色凄清，满面愁容叫一声。

呵，保和公，今日老夫特来拜求。只因圣上限婚期，一月中，不许迟来不许疑。君命一严来得紧，小儿竟，急成大病在身軀。

咳！保和君，你门生只为岳家未曾相认，情知是假冒的元配了，所以他万分不欲完姻，惟思守义。无奈圣旨不能违，一月之中命娶归。心内又愁兼又苦，十余天，忘食废饮在宫中。房不出，客难陪，日夜烧来病已危。昨日老夫来看看，他竟是，恹恹一息死将垂。

啊，大人，那时老夫着实埋怨他何不早言。小儿倒说：爹爹也不须着忙，不肖儿死生有命。观他病情与容颜，要起床时多半难。相国大人知道我，老夫是，平生只此一儿男。他如有甚差池处，皇甫门中绝了传。

咳，大人哟！为今之计，老夫也只得着急医他。心中想想没高明，太医院，虽习岐黄恐未精。如若请来观错了，倒岂非，轻轻断送你门生。因面斗胆来潭府，老夫是，情急无何恳大人。

咳！老夫久闻相国的大名，中外有扁鹊卢医之比。朝中哪个不传言？大人是，医理精明手段高。妙药治痊王太后，神丹救好贵同僚。其余还有人无数，都仗着，相国临观命得逃。今日小儿半至死，特地来，亲身拜请去瞧瞧。

啊，大人呀，我也不敢竟说了拜求看病，只请相国去观一观小儿的气色，还是能愈呢不能的了。若有救时，这个要求大人看



师生的情分，下一个起死回生的神方。若无救时，只得听天由命罢了。国丈言完呵着腰，止不住，泪珠几点湿龙袍。明堂一听王亲话，暗地里，铁石心肝摇几摇。

呀，有这等事？难道那芝田果然一时这等病重？算来不过十余天，怎么竟，一病身躯就要捐？这句言词难以信，莫非是，此来又有巧机关？休懵懂，勿愚顽，回复他们倒万全。一时间，元宰心中拿主意。就把那，眉头一皱起身言。

呀，原来如此。这是小君侯着实痴呆了云南献到那裙钗，明放着，孟府千金岂冒来。既是限期相迫近，就该依旨好和谐。真懵懂，实痴呆，有甚疑心有甚猜。

咳！这是什么要紧？倒想坏了金玉之体。国丈原来请下官，然而我，何曾熟习与深娴？医太后，治同年，那也无非碰偶然。若当卢医和扁鹊，真正有，空名浮誉大虚传。况兼独养王亲子，我岂敢，放胆而来治病端。

啊，武宪君侯呀，再者我受过了一番连累，如今不做医生的了。前回去看孟夫人，被他们，无故无缘认起亲。好戏之中呼了母，谁知弄假反成真。令公郎，当朝上本称元配；孟太太，对驾扬言是丽君。你也疑来我与疑，竟弄得，这桩事件未分明。真可笑，又堪嗔，追悔都因看病成。从此下官抛弃了，再不去，开方诊脉做医生。

啊，老王亲，得罪了。下官已烧毁医书，再不去行医了。明堂言讫半含嗔，按一按，头上乌纱笑几声。武宪王爷心烦闷，拱着手，深深欠体又陈情。

啊，大人，这原是屈驾，本不该相请临观。但是小儿说：我已垂危将绝，所恨者竟未曾补报恩师。不亏夫子奏君王，怎能得，救父回朝大显扬。今日是，德重如山嗟未报，恩深似海竟何偿。今朝病到垂危际，我还要，见见尊师死也甘。故而老夫来拜恳，求夫人，相怜衰老苦衷肠。若然不肯轻劳驾，我只得，就在



台前跪请行。国丈完言将屈膝，感动了，风流元宰鄙明堂。心展转，意思量，如此看来非假装。

啊，且住，这是芝田真病了。道得言词真可怜，竟说是，见师一面死心安。真痛切，实悲酸，就里多应病已难。到此万分无奈地，不得已，王亲府内去观观。

咳，芝田呀芝田！你何苦一心为我？明堂时下暗凄然，故意地，一壁沉吟一壁挨。拉着王亲称不敢，既如此，下官只得且从权。

呀，也罢。既是老国丈亲来相请，小君侯身体不安，我也说不得，就此走一遭。明堂言讫按乌纱，国丈闻言喜又加。欠体深深袍着地，含欢叠叠面添花。少年元宰难相却。一回头，就叫旁边众管家。

啊，家人们传话，就此同行。一声命下应齐齐，次第传言快似飞。鄙相爷，赫赫巍巍登大轿。武宪王，欣欣喜喜上飞骑。穿巷陌，过街坊，喝道齐齐左右挤。轿马并行无片刻，早见了，红墙碧瓦耸清虚。

话说武宪王请了鄙相，喜孜孜轿马同行。走不多时，早望见自家府第。国丈含欢暗忖量，必须要，先差人去报端详。突然一到无防备，苏娘子，忙乱之中怎样藏？武宪王爷思想罢，他就把，玉鞭一摆带丝缰。

啊，家人过来，你加一鞭先去道知。亲随伏体就高声，一骑马，大撒飞蹄往内跑。闯进高辕忙跳下，当当当，云牌三扣震霄云。

话说这一名家人击云板传报，那太妃正与刘郡主一同去宫等候。闻听请到鄙明堂，立起身来着了忙。乱叫乱呼苏奶奶，亲母你，快些准备快些忙。

啊苏亲母，鄙丞相已经请到，你还不快快躲在套房。太妃言着就当先，娘子匆匆随后边。性急偏偏裙绊凳，心慌巧巧袖兜



帘。齐款步，共移莲，抱着愁来带着欢。节孝夫人随热闹，说声我也去观观。好忙呀！大众齐行凑更挨，曲身同到后边来。太娘娘，心忙不敛鸾绡袖；刘郡主，意乱飞行风步开。娘子又悲还又喜；打点着，怎生怎样诉情怀。众人赶过头层院，乱哄哄，都进深宫灵凤来。

话说太妃听禀报酈相爷来了，倒把忠孝王吃了一唬。欠体慌忙叫母亲，是怎的，这样忙乱一齐惊？因甚事，为何情，莫不明堂夫子临？尹氏应声已请到，苦坏了，孤帋守义小亲生。

啊呀，我那酈老师公然也来了，谢天谢地。苏家岳母听孤言，你可藏于里套间。初见进来权且慢，我还有，衷肠要与老师谈。待其打动伤心色，苏母你，依计而行再上前。

呀，那些奴才们不知哪里去了？也须抬张小案近床，取部书来衬手。王爷说着略舒怀，又带春风又带哀。娘子连声称晓得，转过了，如花似玉女裙钗。

啊，苏奶奶，这张小桌儿没甚重，奴与你抬抬罢。郡主言完走至旁，苏家娘子就相帮。多姣含笑呼声起，轻轻地，移动沉香案一张。凤履缓行莲瓣稳，鸾绡微卷笋尖长。于时揭起红罗帐，转秋波，又问多情忠孝王。

啊，殿下说的是外房架上的兵书罢？千岁含欢叫一声，顽奴不侍有劳卿。夫人遂取兵书进，放在了，小案之中立定身。娘子忙言抹着案，倒只怕，保和酈相这时临。太妃点头掀帘入，郡主抽身过槛行。更及后随苏奶奶，乱哄哄，大家都到里间门。

话说灵凤宫二间一统的中堂，左右三间的卧室。那忠孝王就安歇在东边第二间内，太妃等就躲在内间的套房。这天却值雨初晴，板阁遮窗昼若昏。外面却皆除去了，只有那，里间房屋黑沉沉。暗中易见明中者，明处难看暗处人。故此偷窥多稳便，又挂着，湘帘一卷可遮身。于时整備俱完毕，专等明堂酈大人。慢表这边相候事，且说那，少年元宰与王亲。



话说武宪王望见家门，就令亲随通报。然后自己当先一步，随马直入中辕。国丈飞骑先进辕，龙袍一展下雕鞍。抛锦辔，递丝缰，吩咐家人接上前。

嗯！大小家人听者：今因小千岁病重，特请郇相爷看病，那边大人的官轿来了，快快上前跪接。一声命下不迟挨，大小家人拥出街。乱乱哄哄多少个，齐齐整整两三排。垂手立，并肩排，望见鱼轩跪下来。前边是，门上虞侯并总管；后边是，汛军甲士与旗牌。合班叩倒通街外，一口同称叫相台。

啊，郇相爷在上，小的们奉大王爷之命，在辕门外跪接相爷。保和学士早观瞧，笑展春风柳叶梢。抬起脚来靴一顿，住了轿，微微欠体道何消。

呀，快快起来！这个何消多礼。一呼百喏众齐应，立起来，雁翅分开让路行。金顶鱼轩重又起，黄罗盖，团团飘进正辕行。亭山国丈忙迎住，抢步当先叫大人。

咳！有屈相台了，老夫与大人挽轿。国丈言完闪在旁，手搭着，朱红轿扛进门墙。少年元宰忙抬体，把袖连声道怎当。

呀，岂敢岂敢。人夫们住轿，哪个得罪王亲。郇相忙忙就住轿，跳下来，欠身连道我何安。亭山国丈称当得，大人的，敕授洪恩报未完。今日屈尊台驾至，理应挽轿进中辕。

啊，郇大人，老夫引道了。国丈言完先就行，明堂随后入仪门。腰边玉佩锵锵响，足下朝靴振振声。不上银銮从侧走，越过了，石榴翠竹几多层。抬头已见东书院，郇相国，回转头来问一声：

呀，这不是小君侯的书斋呀！莫非错走了？武宪王爷曲曲腰，应声这是小书寮。芝田他在宫中病，还得要，相国恩师进去瞧。年少三公闻此语，停了步，心头大骇急推敲。

呀，这不便。下官又非至戚，如何进得宫中的？何妨请出外边来，好待我，仔细观病内详。若如竟从宫里进，使下官，有



再

生

缘

违理法罪难当。明堂言讫躬身退，武宪王，一口长吁道不妨。

咳！酈大人，你是小儿的夫子，这个何妨？芝田如若可抽身，他倒亲来恳大人。委实万分难动转，所以才，老夫斗胆请光临。小儿况复孤身住，伊只为，三载空帙守丽君。无甚疑来无甚忌，他的那，卧房就是外书林。王亲说罢扯袍袖，酈明堂，不觉心中大骇惊。

啊呀，不妙呀！我莫非又遭巧计？悔煞方才主意差，原该决绝复于他。仁心一动全情义，这番又，闯入龙潭虎穴家。

啊呀，如何是好？倘若忠孝王也是母亲一样，叫我怎生区处？真真做事要刚明，一念差时害己身。我若方才回绝了，怎么得，孤军深入不能行？如今已到难归去，又只好，见景生情再处分。

咳，罢了！我决意不肯进宫，倒被他疑惑了。此时无甚脱身方，只有这，进去观瞧忠孝王。万一落于圈套内，再装个，金銮殿上老师腔。须小心，莫惊忙，就入牢笼也不妨。酈相心中拿定意，拱拱手，道声遵命便随行。王亲暗喜前头走，引进了，院宅门儿夹道长。玉石端方铺正路，壁灯几个挂高墙。上面是，三停彩绸周遭栋；旁边是，一带朱红和合窗。茂树重遮看掩映，薰风微透觉清凉。于是夹道行将尽，穿入了，灵凤宫中房外廊。

话说武宪王同着酈相入内，由夹道穿入灵凤宫中。廊下侧门，就是东首套房窗外了，早有僮仆们打着珠帘伺候。酈相抬头一看，只见匾额上写着“灵凤宫”三字，上用泥彩画就，是天子的御笔书成。明堂一见暗称然，委实的，年少芝田在此眠。前者母亲相告我，这倒算，苏家娘子有真言。孤帙守义真堪信，但未知，国典王封悬不悬？酈相且思还且走，朝靴一跨入门槛。但见那，深堂如殿画梁高，宝案云屏雀尾毛。东首堆书西首剑，隐隐地，红罗帐里隔多姣。明堂一见忙临近，故意挑帙瞧两瞧。

啊，老王亲，为什么要悬红幔？那上面的可是孟小姐的真容



么？我倒要再看她一看的。前在书斋见过番，记得与，献来那容一般颜。孟家太太言非也，我倒要，再进红绡复细观。郇相说完徐慢入，手扶着，焚香小案看婵娟。抬玉貌，蹙春山，回对王亲道宛然。

咳，像极了！这真容与献来的面貌一般，怎生疑心她假冒？王亲你看可相同？据我观来竟一容。孟府太君真懵懂，她反把，下官指定在朝中。

咳，真真可笑！那一天我若同她一般，就闹下天子朝纲了。只因碍着孟公情，将就些儿息了嗔。故此尊依天子命，仍然供职在朝门。从今再有风波起，下官要，更比前番凶几分。郇相言完微带怒，故意地，暗将巧言吓王亲。亭山一见明堂说，应诺连连着了惊。

啊，大人看得相像么？老夫也是这般说，但不知龙图的夫人为何不认。至于再有甚风波，这个是，料也无人犯保和。况且朝廷曾出渝，谁还敢，熊心豹胆惹灾魔。明堂见说微微笑，一抬头，看看龙亭又骇呼。

呀，老王亲，这个龙亭结它做甚？国丈躬身叫相台，这个是，小儿主意要安排。上存元配王妃诰，彩亭中，锦轴高悬不许开。他说天恩封孟女，要请时，除非真正丽君来。再兼设此红绢帐，也恐怕，尘染风吹画影衰。若论芝田心一片，实在是，时时刻刻不忘怀。王亲言着长吁气，郇丞相，故意闻听笑起来。

啊呀，奇哉！原是个供诰命的龙亭！小君侯也会得这般作耍得紧了。明堂说着出红绡，心内却，深信东平守义高。武宪王爷朝里请，倒不觉，兢兢战战胆魂消。

啊呀，了不得了！这郇保和的言词好生厉害！听他言语察他形，又非是，原是男儿非女人。少刻苏家娘子出，必然猛地认千金。明堂一怒如何好？看起来，父子双双去跪门。

啊呀，如何是好！怎么一个法儿，叫苏奶奶不出来相认倒也



再

生

缘

就罢了！少停惹了酈明堂，他若是，大发雷霆我怎当？都是芝田无主意，又在此，自惹烦恼与灾殃。王亲暗暗担心怕，没奈何，带着欢容请入房。

话说忠孝王正在房中等候，听着窗外靴声已过，还不见老师进来。心中着急又难呼，坐在床间没奈何。听见外房帘幕响，忙忙欠体拂红罗。但见那，金钩又动二重帘，闪入风流酈宰官。白面红颜真美冶，乌纱紫蟒好威严。如卫玠，似潘安，傅粉涂朱美少年。忠孝王爷观容貌，真正是，又惊又喜又悲酸。意忙忙，梨花瘦面难生笑；情脉脉，柳叶愁眉强带欢。呵着腰来垂着手，忙忙地，支持叩首在床前。

啊呀，老师大人，门生不是了，门生不是了。委实微躯难起来，旬余卧病力俱衰。今朝反要亲来看，真个是，奉屈恩师大不该。

啊呀，老师呀！恕门生不能下榻，就在床上叩头了。千岁言完顿首连，明堂看见急当先。临帐下，至床前，一壁相扶一壁言。

啊呀小君侯，你自睡着便了，何须多礼。酈相看时一阵伤，忙来扶住了亲王。观仔细，问端详，不断肠时也断肠。但见他，欠体呵腰坐帐中，大加憔悴好形容。两眉边，淡如柳叶还含翠；双颊上，瘦似梨花已退红。声音上，竟像香闺姣女子；病恹恹，全非虎帐大英雄。情万种，恨千重，气色低微势已凶。酈相看完狼狽状，忍不住，一声长叹皱眉峰。

呀，小君侯，你怎么这般清减了？容颜消瘦大非常，为什么，早不延医等下官？我又并无神手段，怎当得，扁鹊卢医一样看？

咳！似这般不做美的天公，佳期在即，倒教小君侯生起病来。如今须要早医医，转瞬间，就是完烟花烛期。月老冰人都可恨，怎么教，新郎临喜病缠躯。明堂说着连声叹，故意地，含笑



含愁轻顿靴。忠孝王爷闻此语，惨凄凄，满心忧闷一声吁。

咳，老师取笑了，这岂是门生的本意？少华若愿早完姻，此时倒，没有淹煎恶病侵。只为朝廷相逼紧，才弄得，这般狼狈早亡身。老师听说虽关爱，那是门生一片心。

咳！老师请坐，看一看门生脉气如何。王爷说着色凄然，伸出手，放在兵书那上边。国丈一边推酈相，明堂就，扯扯交椅坐床前。抬紫袖，露春尖，玉指尖尖按脉关。秋水微凝眸半合，春山低蹙黛双攒。声寂静，貌安闲，细细沉思细细看。肺腑脾肝俱想到，小三公，口中不说意中言。

咳！病是有病，却不造到一命垂危。王亲说得这般凶，竟只道，性命真于旦夕中。此刻看来还可救，只不过，忧悲凝结在心胸。若然遂得他之愿，也无须，妙药神丹顷刻松。

咳！这教我怎生区处？难道竟为他染病，便承认了孟丽君不成么？这是千难与万难，再没有，几回抵赖再扬言。然而不说如何好，我难道，看着芝田丧九泉。

咳，好生惆怅！如今又弄出这等事来。日前略略得安康，偏又芝田病在床。一件事完重一件，总是个，逼生逼死逼明堂。

呀，也罢。且待我劝劝芝田看。酈相沉思暗不宁，红腮惨淡色凄凄。眉皱皱，目凝凝，半晌抬头叫一声。

咳，小君侯，你要放开心事。再把右手伸来看看。千岁闻言泪欲来，一声低叹手忙拍。少年元宰轻轻按，俯首沉思口不开。顷刻诊完双手脉，武宪王，欠身而起问三台。

啊，酈大人看得芝田如何？还有救么？小儿心性竟情痴，抱病全然不告知。前后算来将半月，只恐怕，如今用药已为迟。亭山国丈言未已，小王亲，气短神虚叫老师。

啊，老师大人，门生脉气凉来多半难痊的了，蒙老师来看，还能起色否？酈相闻言心忖量，靠着椅，连连应道说无妨。身体弱，脉还强，国丈君侯都放肠。



啊，忠孝君，不妨不妨。你的贵恙又非时症流行，又非风寒感冒，不过忧思凝结，气血相亏了。闻你佳期目下来，常言一喜免三灾。若然有甚忧思处，拿定意，烦恼忧思且放怀。撇得下时观得破，君侯呀，淹煎贵恙就康哉。你如自己生悲怅，下官也，有药难医治不来。年少三公言到此，小王亲，一声浩叹泪垂腮。

咳！老师看得不错，真正是门生的病原了。病结忧思句句真，原非感冒与时症。万般愁绪千般恨，也不过，一点痴心为丽君。

呀，老师呀！门生要三年守义，难道为着不得妻，今忍不住寂寞，所以要元配归而早成花烛么？这种情由也不然，门生是，虽当年少不贪欢。至于因是思元配，却念她，为我持贞替我潜。

呀，老师！门生未遇之前呢，她为我潜身而远避，门生既贵之后，难道竟负彼而重婚不成？此生此际也难安，是以门生守义坚。不肯欢娱于一刻，愿甘寂寞过三年。初居书院原孤宿，今入孤帏也独眠。虽则娶将刘氏女，门生却，正房虚设画虚悬。

咳！门生本意，原欲自己出去访寻的，只为恩师曾加一番开导，圣上又命寻查，所以罢了。何期圣旨此颁行，弄出了，多少虚花假冒人。前者老师临贡院，进京来，荆襄献到女钗裙。看她面貌何曾像？听彼言词倒似真。混沌后来难辨白，朝廷竟，将伊交付与门生。

啊呀，恩师！请想这件事哪是门生做的？当时交付请天裁，说道是，这段婚姻勿愿谐。不敢使，真正丽君嗔薄幸；无心叫，冒名女子笑书呆。朝廷闻奏方才答，哪知道，一个推开一个来。

啊呀，真正可恨！那云南献来的女子，老师也是见的。容颜却像画中些，应对无差有点奇。问到后来仍是假，门生的，孟家岳母竟言虚。朝廷大发雷霆怒，给下个，一月完姻紧限期。

啊唷，恩师大人明鉴，这个教门生怎不着急？分明是个冒名人，怎样拿把当丽君？如若正房俱假者，却将何地置其身？此姻



一就非同小，现在的，未了姻缘莫想成。

咳，可伤可叹！门生自五月二十回家，就卧病到今了。圣旨难违没主张，又愁又急又悲伤。三餐饮食俱皆废，自结忧思总不忘。睡梦昏昏多恶境，心神乱倒没欢肠。前几天，支持可起还离枕；这几日，狼狈难行竟卧床。说亦惨然言亦痛，看起来，门生此病已非祥。

啊，老师呀！门生贱体旦夜发烧，请大人试试门生的手看，此刻尚微热无消。王爷此刻喘相连，泪满梨花两颊边。含恨含情伸出手，就到那，紫罗袖内捏春尖。心荡荡，意绵绵，魂魄飞扬大动怜。郇相一见如此状，也不觉，暗悲暗叹暗心酸。无何试试王爷手，皱着眉头应道然。

呀，果然如此！这日夜发烧，倒须急急地退它才好。此是君侯没主张，何必得，只得元配挂心肠。日烧夜烧非轻患，真个是，损力劳形大祸殃。尔若要思疗贵恙，但把那，孟家小姐撇于旁。

咳，忠孝君呀，不是我做老师的直言明讲，据我看来，那孟小姐竟非尔的百年佳偶，倒是你的命内魔星。聘下她时就不安，刘门怀恨两伤残。如今富贵荣华了，却又因她病疾缠。我劝君心抛下罢，倒只怕，眼前反是好姻缘。

啊，小王亲，你不要错了主意。此刻与节孝夫人一人，夫妇唱和相随。倒休要千盼万想，等着娶进门来，竟是一个不贤惠的王妃，那时候岂不追悔么？她如自道正妻房，必定诸凡要倔强。口舌是非相闻道，倒只怕，君侯你也不能当。从今奉劝丢开了，守过年余情亦长。

呀，王亲，你又并无昆玉，想到了高年父母，就该应保重身体了。再不依从相劝言，尔就是，天丹妙药也无干。只因尔我师生谊，竟讲明云没甚瞒。

啊，东平君，你要看破些情节才好。明堂言着暗相窥，忠孝



王，一语无回只泪垂。国丈亭山忙立起，说了声，老师言语要依随。

啊，芝田，你要谨依良训呀，休负了相国师恩。王亲言讫扯明堂，求大人，就此窗前开个方。相国肯施神手段，芝田不怕不安康。少年元宰临窗坐，应了声，如此称扬岂敢当。武宪王，欠体殷勤呈彩笔；保和相，低头转展拟良方。那些僮仆都随侍，出入匆匆侍候忙。这一个，案前捧茶高举袖；那一个，身旁挥扇远招凉。这一个，冰盘献上西瓜块；那一个，玉盏呈来绿豆汤。武宪王爷陪着饮，暗暗地，侧目偷看里间房。

话说武宪王爷见郇相不露什么情形，心内倒没有主意，打点要通知苏奶奶不必认了，免得又惹他发怒。正在踌躇，只见里套间的金钩一响，湘帘下露出一只小小青缎鞋儿。急得忙丢眼色，急皱眉头。又向挥扇书僮借端说道：呀，你们怎得性急起来，缓缓地扇一些。规矩全无，不怕相爷怒么？武宪王爷一边说，一边看，方见那只脚儿缩了进去。郇相也提防着，就对武宪王一揖，告辞起身。亭山竟欲放明堂，即忙地，长揖相回在内房。忠孝王爷亲见别，只急得，奋身要下象牙床。

啊呀，老师，且停片刻，门生有一句要紧的话，尚未告达。嘱望夫子且迟延，有一句，肺腑中情未禀完。若不弃嫌相褻渎，就在我，门生床上坐谈谈。王爷说着连连请，郇丞相，一壁迟疑一壁

啊，东平君，你还有什么言词，就此说来便了。千岁连称请到床，门生是，病中气促语难长。老师若在窗前坐，话说轻而听不详。卧榻褻尊原有罪，求夫子，海涵容恕感恩光。明堂当时难推却，没奈何，坐下红罗帐内房。忠孝王爷心好喜，自己也，挨身凑近郇明堂。佯叹息，假低昂，眉目含情暗暗详。只见他，左靴踏地右靴盘，坐在床沿体度端。万种风流真可爱，千般美丽实堪怜。更加一点消魂处，他的那，紫袖飘香似麝兰。忠孝王爷心